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果堂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王天禄

集部七

果堂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果堂集十二卷

國朝沈彤撰彤博究古籍精於考據所著有周官禄田考三經小疏皆已著録是集多訂正經學文字如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周官地征等篇皆援據典核

考證精密其於禮經服制多所考訂尤足補漢宋以來注釋家所未備其釋骨一篇雖為醫家而作然非究貫蒼雅兼通靈素者不能也其論堯典星辰不兼五緯蓋主孔安國傳又於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力闢史記斗杓之解雖未必盡為定論然各尊所聞亦足見其用意之不苟矣集雖卷帙寥寥而頗足羽翼經傳其實學有足取者與文章家又别論

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果堂集卷一

吳江沈彤撰

說

古厯不步五星說

帝堯命羲和厯象日月星辰其星惟二十八宿不兼五緯葢厯象在授人時而授人時在日月歲時之正正日之長短必以日出入之早晚正月之朔望必以月與日

之合望正時之春夏秋冬必以日之長短昏旦之中星昏旦中星者二十八宿也正歲必以日之周天月會日之常數及其閏而五緯於數者並無所用即後世之用五緯亦察其行天之順逆以占裁福耳故緯星之步般以前惟見於偽託諸歷按黃帝顓頊夏殷諸歷祖冲之以為漢初周末人偽託確有明徵詳見宋書歷志若隋經籍志所載巫咸五星占漢藝文志無之蓋亦偽託而經傳無聞焉其始見經傳者在周語則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晨星在天黿星上加晨乃兼采漢書律歷志與日月辰而並列五位在周禮則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周語徵之此亦兼步五緯也葢商周之際歷術加詳所以為占者亦備而要不可以槩上古之歷象星辰者抑郭氏注爾雅夏曰歲之文謂取歲星行一次則似歲星獨為上古之所步然而白虎通訓歲為遂以日一周天萬物畢成為一歲是歲不以此星名此星乃以歲行一次名史記索隱所采物理論之云正同且安必此星之名歲始於上古而上古步之也

古閏月斗指兩辰間說

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其語見逸周書周月篇乃周初人自記當時象法葢周初南至始昏斗柄適建子故月有中氣斗必於其月指一辰之中其節氣或在前月或在後月斗必於其月指兩辰之間閏無中氣而但有節氣故亦指兩辰間也周初距今約二千七百年今南至斗建亥中而贏辰三十度强約七十年餘差一度周初之建當子中而不及使上之數百年而南至昏建丑

初下之千餘年而南至昏建亥末則中氣之月斗轉指兩辰間無中氣之閏月斗轉指一辰中皆與周初象法相反而不可用矣所以虞夏書不載斗建（虞書璿璣玉衡即漢之渾儀非北斗詳見宋書天文志夏小正雖云斗柄縣在下正在上亦無建寅建子之文）而東漢以來亦但存用建之名後人遂謂古今月建皆以十二辰相配而已則斗建之用逸周書固有明文何弗之一考也若斗於中氣指一辰中節氣指兩辰間不惟其月而惟其日此又千古用建者之所難直以法推之其惟西周

之季然乎

周官頒田異同説

周官之田有上中下三等上者不易中者一易下者再易其頒之也家或百畝或二百畝或三百畝而要以上地百畝為準大司徒之頒田於都鄙也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謂不易之地美歲種之一易之地薄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夫休一歲二歲而復種則其美與

不易之地等二百畝三百畝而各種百畝則與不易之畝數亦正相當遂人之頒田於野也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萊謂田之荒蕪者如孟子闢草萊之萊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夫田百畝而萊百畝即一易之畝數也田百畝而萊二百畝即再易之畝數也惟田百畝而萊五十畝乃與不易之畝數異而康成則謂其有所饒考諸大司馬之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夫食者參之二謂三

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也食者半謂歲種二百畝者半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畝者一也歲種二百畝之半三百畝之一固皆百畝也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亦曷嘗饒於不易之畝數哉抑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三之二則歲休其一也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歲而不易連二歲其地特稍遜於皆不易者耳此又上地與不易者之等所以異而同者也自漢而來於二者皆未得其說故為此以發明之

頃閱半農先生禮說有云遂人頒田上地家百畝加萊五十畝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二益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則天下無不易之田也其說獨先得我心少異者惟末句專就所休之一言耳

周官五溝異同說

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

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二篇五溝之法皆徧行畿内似異實同而自漢迄今注解未定形沈潛反復有年乃能悉其會通而別為之說曰遂人夫間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間為甽水所入即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為井井間謂之溝遂

人百夫有洫匠人成閒謂之洫為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閒謂之澮為九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絶然即夫與尋尺互計三溝之所占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閒以溝其溝不占井閒乎十井為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夫九十夫所加之十夫即并十井所各加之一夫地非有多寡因溝涂之大小而異其辭耳餘皆倣此九十夫於成為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閒以洫其洫不占成閒乎成九百夫以澮加百夫則得千夫九百夫於

同為百之一十成為終終九千夫則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為十之一每百之一而閒以澮焉每十之一而仍閒以澮焉其澮不占同閒乎故遂人之所有即匠人之所為特匠人多舉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所以或舉偏或舉隅者十百千萬既層遞而上文勢即不得不然而學者不察遂以為異法耳且井閒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為步三百步為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二百尺除以六尺得千二百尺千二百尺

為二百步步百為畝畛如之共四畝畝百為夫是即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占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為洫與涂之屬焉成間廣八尺之洫九洫長三千步九其廣為七十二尺七十二尺為十二步以十二步乘三千步得三萬六千步為畝三百六十為夫四而弱涂如之共七夫强是即每九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其十之一弱也其餘則以為澮與道之屬焉同間廣二尋之澮縱橫各九按甽縱者遂橫甽橫者遂縱遂縱遂與溝溝溝與洫亦如之惟澮則有縱有橫而四達葢以川必環同

而澮專注於川四達則水之來往便利且都邑之封疆必環以溝以縱横之澮當之則四面皆廣深而足為阻固也各長三萬步九其廣為百四十四尺百四十四尺為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得七十二萬步為畝七千二百為夫七十二倍之為百四十四夫道如之共二百八十八夫是即每九百夫所各加之百夫而占其百之三强也其餘則以為川與路焉然則匠人之所占俱遂人之所加而三溝彼此之占地豈有殊哉至萬夫有川則以川之屬而加千夫於九千夫也九千夫之地為川之屬所

占者不及二百夫乃加千夫而遂云萬夫亦遞舉十百千萬成數之文勢然耳乃匠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從互計葢是固川之天成者若其人為者環一同受澮所達由澮而推之每一偏長當如澮亦三萬步廣當倍澮為四尋四尋為五步二尺以五步二尺乘三萬步得十六萬步為畝千六百為夫十六四之為六十四夫川與四同為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為三十二夫川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為之長如道廣倍半川為六十四夫共九十六夫是即每九千夫所各加之

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强也其餘則以為澮與道已上者焉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含九十成九十成含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井九千井所各加之一夫并而為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并而為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并而為九終所各加之千夫數屢增而實不增總為九千此九千夫即所去之一終自溝畛至川路巻分布其閒而占其十之二弱溝畛占三百六十夫洫涂占六百四十八夫澮道與川路所占見上

餘十之八而强則以為城郭宫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為田若山陵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按地官有山農澤農則山澤之地亦有為田者否則因之至遂與徑所占葢即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

附舊稿遂人之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之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

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是二法者或以為異或以為同形乃即經文審之而知二法之果同也葢古者田野之分數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井九夫益一夫為之溝畛則得十夫通九十夫益十夫為之洫涂則得百

夫成九百夫益百夫為之澮道則得千夫終九千夫益千夫為之川路則得萬夫是故夫閒有遂遂在一夫之内也十夫有溝溝在所益之一夫也百夫有洫洫在所益之十夫也千夫有澮澮在所益之百夫也萬夫有川川在所益之千夫也夫遂在一夫之内徑之下也非田首乎溝在九夫之所益非井閒乎洫在九十夫之所益通閒也通閒非即成閒乎澮在九百夫之所益成閒也亦終閒也成閒終閒非即同閒乎

則是匠人或言首或言閒遂人或言閒或不言閒言殊而所言不殊也凡遂人之不言閒者皆即偏隅以見其全體是故十夫有溝成之隅也百夫有洫成之偏也百夫而方之則為一成而溝廁其中而九十洫廁其中而九矣千夫有澮同之隅也萬夫有川同之偏也萬夫而方之則為一同而澮縱横其中而各九川環其外而四矣由一同以達于畿亦無不如是爾然則同得十萬夫成得千夫何以言成九百夫也曰

九百夫者專計成之田萊也若其地固千夫是以為澮道而有餘也

周井田軍賦說

周井田軍賦之制說者多意為推測而其實散見於周官之經及漢書之刑法志曹公之親書周官經云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

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夫曰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其者夫家也而又曰使皆備旗鼓兵器則馬牛車輦與旗鼓兵器皆夫家所出明矣曰會其車人之卒伍人五為伍百為卒車亦如之則一軍百二十五車一車百人明矣曰令丘乘之政令曰作其同徒輂輦則四丘出車一乘而兼乎輂輦明矣輂輦所以載任器人輓行者也輂為輦屬當亦人輓

行鄉師注云駕馬非周官法也四丘所出蓋或輂或輦與兵車合為二乘詳見後曰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郊里包鄉甸包遂都鄙稍包公邑其地域皆為丘甸於其中知鄉遂郊里稍皆為丘甸者以其皆制井也詳見彤周官祿田考曰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縣師兼掌邦國同徒者同丘甸之徒注以同為方百里之同固誤訂義諸說亦似是而非姜氏兆錫周禮輯義已同余說則丘乘之政令通乎畿內外亦明矣是成周軍賦之大綱固灼見於本經也漢書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

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注云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乘馬之法非即丘乘之政令歟由是推之六十四萬井而萬乘其法同也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乃通言畿内外之極數非常法非專指六鄉所謂六鄉六軍者特預配卒伍以俟事故調發不必盡行則縣師作六鄉之車徒當止萬四千六百三十人百九十五乘與作邦國都鄙稍甸郊里車徒之法無異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廏養五人樵汲五人

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見李衛公問對攻車非即縣師所謂車稍人所謂乘斆守車非即縣師所謂輂稍人所謂輂輦斆攻守二乘凡百人非即縣師所謂人之卒伍斆由二乘百人推之二萬乘當百萬人也二萬乘兼輕車重車實古之萬乘然則漢以後能詳説周家軍賦之節目而足補經之未備者莫二書若矣漢志曹公書並本古司馬法以曹公書本司馬法從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所引而司馬法又云通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

人愚以通為匹馬則成出十馬一士一馬乃晚周之騎問騎不始於晚周而晚周為盛

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毛氏奇齡經總為十騎而革車一乘載其任器二十徒更番輓行之益所附穰苴兵法耳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法于其中號司馬穰苴兵法見史記穰苴傳傳云苴齊景公將戰國策云在齊閔王時彤按今所傳司馬法三卷但存其論說失其制度故班鄭曹所引四條並無之康成

以注小司徒謂是采地之軍賦誤也又鄉師注引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十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

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愚以十五人當作二十五人其一為士家語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氏注云車士將車者行則更畨輓輜輦牽負重之牛即𤲅所出十二頭止則為炊汲守裝諸事皆在此二十五人舊作十五者脫二字賈釋謂後代狹劣加版築而輓人少亦誤也至論語包訓公羊春秋傳何學並以十井為一乘百里之國為千乘是制賦不去山林等三之一視小司徒家役一人者且倍之乃變法之極數而坊記孔疏謂車馬牛兵器諸物皆國

家所給者亦明與縣師稍人之法違近望谿方氏辨之甚悉見周官辨惑第五及析疑縣師職蓋四說皆不可從

禮三年喪受服說

三年之服之有受也其見於經傳者斬衰三升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間傳成布六升斬衰初喪之冠也成布七升疏衰初喪之冠也故曰以其冠為受喪服記而其受之也則皆在既虞卒哭之後間傳義至深已鄭氏之注有所謂練而受以大

功之衰者（雜記注）至賈氏之疏則又以麻衣為大祥之受（喪服記疏）而宋之司馬氏且謂禫亦有受焉（書儀）愚以為受也者以衰而承乎衰也以其冠為受則以初喪冠之升為既葬衰之升也夫先王之制服必稱乎孝子之情自初喪及葬哀痛毀瘠之甚矣苟既葬不之節則或病且死故承之以輕服然卒減故衰三升又驟而不能使孝子之即安故使受衰之升視乎初喪之冠之升數云然則初喪之冠倍其衰而六升七升者殆早慮及此而為之

爾抑既葬以初喪之冠為受則既練而受亦必視既葬之受冠斬衰冠七升齊衰冠八升減既葬受衰止一升非獨有沽功足以及練也葢以孝子既練之哀與既葬不甚相遠故練而承衰輕亦不可以甚輕而甚則不稱既練之哀而又失其節既葬之受冠將以為既練之受衰故其升減既葬之衰一升而止是既練之受經傳雖無文而鄭氏所謂受以大功者固足補其闕畧也按服問三年之喪既練則服其功衰不明言受康成本此而補明之何也大功之衰七升若八

升即既葬受冠之升也若夫大祥而後則衰已除而無事於承矣雖素縞麻衣反服微凶之服而非衰與衰之冠也尚得謂之為受哉

禮禘祫年月說

周天子禘而祫諸侯祫而不禘魯僭禘而殺禘於祫趙伯循楊信齋之辨論已詳惟祭之年月無定說彤以為於周天子則當從横渠張子之稱歲舉張純之稱禘以夏四月而祫以冬十月者於諸侯則當從春秋公羊傳

之稱五年而再殷祭者於魯則當從何休之稱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者於周天子所以從歲舉之說者以禘即周禮司尊彝之追享祫即其朝享而並為四時之閒祀也積四時而成歲祀在四時之閒則歲舉也葢祫為毀廟之主而設禘為始祖之所自出而設其外南北郊為天地而設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毀廟之主也雖尊親遠近有差等然自繼天祖者視之則天祖均也南北郊以歲舉而禘祫獨不以歲舉

乎所以從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之說者葢禘在春祠夏禴之間禘大而祠禴小小者其月猶以仲春仲夏大者豈宜於季春則必以孟夏也祫在秋嘗冬烝之間祫大而嘗烝小小者猶以仲秋仲冬周禮大司馬四時之田獻禽以礿烝皆在仲月祠嘗當亦然大者豈宜於季秋則必以孟冬也孟冬之祫其即司勳所謂大烝歟不以孟春禘者物始生而祭品鮮也不以孟秋祫者物始成而未備也於諸侯所以從五年而再殷祭之說者殷祭即祫也三年一祫五年

再祫皆間歲一舉歷五年而實四期也祫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侯與王不宜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於魯所以從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之說者以魯既僭禘與祫間舉若左氏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祫自僖八年七月之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歷六祫六禘而祫自宣八年夏六月之禘下推於成之二年歷三祫二禘而禘禘俱喪畢所遭故也其間舉無

定月宣八年以夏六月禘周之六月為夏之四月雖僭禘而其月猶從周與明堂位同此春秋中所僅有者昭定之間且有當祫而禘者昭二十五年定八年則皆魯禮之變非常法也春秋之書時書正以周司尊彝之書時以夏逸周書所謂周改正以垂三統至祭享猶自夏者也

儀禮女子子逆降旁親服說

喪服大功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

未嫁者也鄭注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賈釋云未嫁而降旁親是逆降也後儒往往疑其說至有詆為背理亂常者愚以為此聖人制服之權而鄭賈獨得之者也蓋人之娶婦以嗣親而助養祭則貴乎及時女子子成人將出而或有旁期之服畢喪而嫁則娶者不能待不畢喪而嫁則嫁者即於愆是嫁不嫁兩無所處也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鄭以末為卒哭則女子子而服大功者卒哭

而後亦可以嫁非若期之喪之必終也明矣故逆降旁期為大功使不敢以輕服而妨禮本然則逆降之云誠此經本義也而可輕詆哉抑大夫為其子昆弟之為士者大功則子以將出降而父以尊降皆大功也固無不可以嫁矣士不得降旁期為大功雖其子可以嫁若其父之不可以嫁子何故逆降之禮惟大夫之女子子有之不及於士至傳所稱成人者謂其年二十已笄醴者耳賈乃兼十五以後許嫁笄者言之夫許嫁笄而在十

五以後則去嫁期尚逺何慮其時之不得及而俾之逆降乎此則踈且舛矣

詩碩人説

國風碩人之詩凡四章左氏傳以為衞人為莊姜美而無子賦也美之説固詳於次章矣至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未有所見竊嘗反覆於末章而得其説焉夫所謂庶姜孽孽者謂姪娣之生子如木芽之旁出孽孽然不一而足也所謂庶士有朅者謂衆子中有朅然健以武

者也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所以比庶姜之娟惑其君施罛濊濊所以比君之嬖庶姜鱣鮪發發則以興孽孽者葭菼揭揭則以興有竭者也葢言衆妾多子而莊姜之無子見言衆妾所以多子之故而莊姜之所以無子亦見故曰為其無子而賦也其所以不為正言者為將以聞諸莊公也方莊公狂蕩迷惑羣小嬖幸之時而欲其憬然悔悟親正適而終生子非婉以風之其能入我言而不我咎乎故不敢也觀三章欲明大夫傷莊姜之見

疏而但述其願君親莊姜之意可以知之矣君之衆子何以稱庶士也古者大夫以上至王公其適子衆子之未爵命者皆可稱士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諸侯之衆子何獨不然若左氏所云公子州吁嬖即士之竭然者其人長而好兵則其幼必有武健之容矣首章所云褧衣即士昏禮之所謂景用禪縠為之上下通服以禦塵而行道者葢前三章皆本莊姜初嫁時而言故云

解

史記北斗齊七政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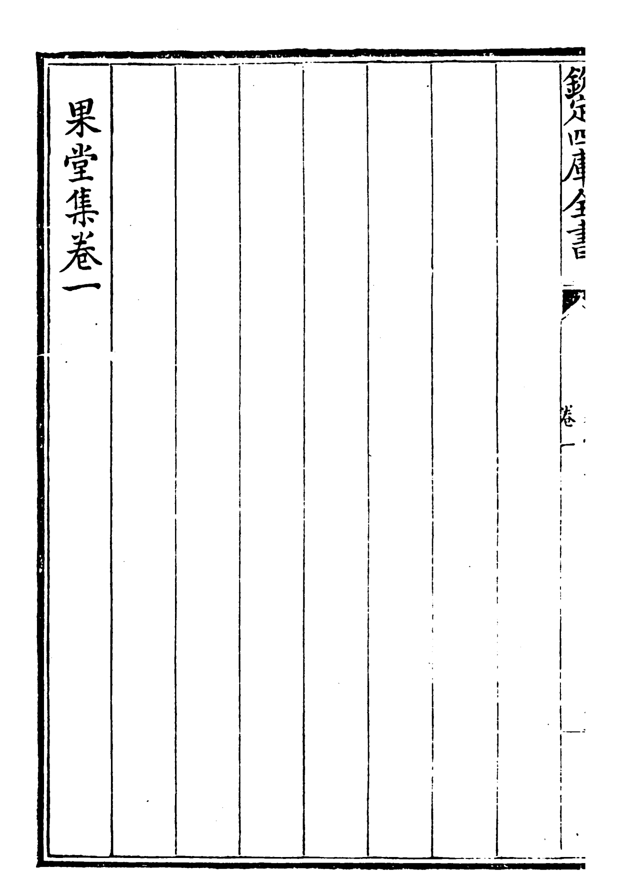
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者日月四時歲即虞書之所正所協所定所成也又云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此數言即以斗建齊七政之法也蓋斗立子午宮度之正中則東半西半之位以分立寅申巳亥之宮則春夏秋冬之節以建斗建謂斗初昏指十

二宮而立也斗立於寅宮為春之始而節名立春立於巳宮為夏之始而節名立夏猶日躔卯中晝夜等而節名春分日躔午中晝長極而節名夏至益二至二分之名自日躔四立之名自斗建也指四鄉各九十餘日其季月各十八日強則木火土金水之王以均立寅宮若干度為立春過十五度強而驚蟄又過十五度強而雨水夏小正正月啟蟄月令正月中蟄蟲始振二月初始雨水前漢末始改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若周書周月篇亦雨水前驚蟄後則後人因漢志妄改也以至終三百六十五度強而復為立春則節度之移也指宮度每十五日強交一氣而日以交氣分中節指宮度當一辰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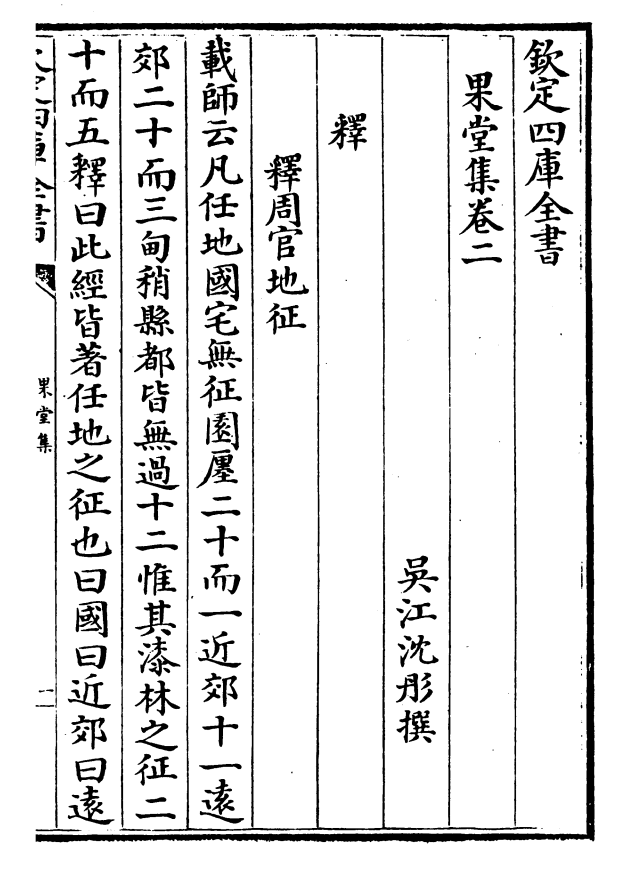
兩辰間而月以中氣之有無分正閏周月篇云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所謂指兩辰間非必正交節之日但於其月內指之即昇菴古法寛也餘並同指宫度終三百六十六日而日以一周成嵗終十二辰或更歷一辰而月以十二或十三成載則諸紀之定也此即洪範五紀之三載六嵗也二十四氣周曰嵗十二月周曰載不言星辰者包於節度也不言歷數者四紀之總也然其法不始於虞夏而始於商周何也斗之指寅申巳亥至商周乃與春夏秋冬四立直虞夏四立斗方指卯酉子午本王寅旭與徐圃臣書及西人利馬竇渾蓋儀不可用不相直者齊交節之日也

節之交不可以齊則中氣之日正閏之月四時之序五行之均歲載之成若之何而可以齊哉故以北斗為璣衡亦出用建者之傅會耳夫虞夏之齊四時以日以中星齊月以月齊日亦以日而商周復以斗建相參考者蓋虞夏於日月主長短朔望而商周則兼主氣交虞夏於四時主氣交之中而商周則兼主氣交之始要亦適當其時足以補古歷之所未備也此東周西漢所以俱沿其法歟

天官書自中宮至歲乃有殃又律書自書曰七正當作政二十八舍律歷至故莫貴焉皆古遺書而晚周秦人增易成之自太史公曰以下乃子長作子長謂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天地下當有人字伏生六傳解七政有天文地理人道予長益本之不但非天官書義并非律書義也律書七政與下三物並叙亦指歲時月日其日亦指氣交曰故其下有曰冬至之文



果堂集卷一



果堂集卷二

吳江沈彤撰

釋

釋周官地征

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釋曰此經皆著任地之征也曰國曰近郊曰遠

郊曰甸稍縣都皆所任之地也國謂城中宅即上經之里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此宅與宅田之宅同專指下士以上言廛謂農圃牧工商賈受田者之居遂人所云夫一廛是也若廛人之廛則惟市中邸舍矣園即上經之場圃凡受田者之廛皆有之廛之征在凡受田者征嬪婦之布帛閭師云凡無職者出夫布葢閒民亦有廛征也詳方氏周官析疑及所畜之豕犬雞在市中則征廛布征餘物滞物園之征征所樹草木也近郊十一農田之征也合公私田百一十畝而征十畝之穀為十一分而取其一云十一者舉成數耳

遠郊二十而三藪牧所畜馬牛羊及他鳥獸之征也牧者牧地謂休不耕之田此牧即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之牧詳見彤周禮小疏澤無水曰藪亦牧地也本大宰九職注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山物澤物之征也其所征葢自二十之三至十之二而止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乃於甸稍縣都山澤閒舉其所重征之一以明外此皆無過十二也近郊十一以上與上經相應遠郊二十而三以下與上經相備也所以知受田者之廛征布帛豕犬雞者下經云凡宅不毛者

有里布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云廛無夫里之布廛征夫布周官之制也非不毛而有里布戰國之橫征也孟子欲并去夫布以當時國甚富而民甚貧耳是布帛豕犬雞皆出於受田者之廛也所以知市之廛征布及餘物滯物者以廛人斂市之廛布廛布外所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皆非市征故不及詳見彤周禮小疏斂屠者之皮角筋骨按注釋以當地稅斂凡珍異之滯者也亦以當地稅非官買之此布入泉府則泉也皮角筋骨屠者之餘物也所以知園之征

為草木者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也所以知近郊十一之為農田者上經之以田任地自近郊始也所以知遠郊二十而三之為藪牧者畜牧家之受田自遠郊始則藪牧之畜事亦自遠郊始也所以知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為山澤之物者以下經惟其漆林四字知之也其者指甸稍縣都漆林厠山澤閒則惟字對山澤所産言故知十二為山澤之物也公卿大夫士之宅所以無征者於貴者優之也注釋以國宅為官府治事處則無征不必言矣布帛草木豖

犬雞之征所以二十而一者廛地小而所出微也廛布及餘物滯物之所以二十而一者蓋商賈貨賄之征當與市廛等按貨賄但征於司門不征於關市關市並征廛稅而已市廛二十而一則貨賄亦二十而一并之如田稅之十一農末適均也管子治國篇云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故知征之者亦等也農田之所以十一者多則食不足於民寡則食不足於國也馬牛羊及他鳥獸之所以二十而三者較農田則人力少而利厚也山物澤物與漆林之所以遞增者

人力尤少而利尤厚也抑經文簡與多包含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則凡國以外之宅皆無征國以外之園廛皆二十而一矣云近郊十一則凡近郊以外之農田皆十一矣云遠郊二十而三則凡遠郊以外之藪牧皆二十而三矣葢皆舉地之最近者以表其餘乃征賦之總例也若商賈之貨賄本非地征非經所包含故不得與嬪婦之布帛藪牧之鳥獸並列至百工之器物當亦出於其廛論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肆即所列之廛葢亦在闕市也廛與器物

之征當亦各二十之一如商賈矣

載師地征自注疏及王氏訂義諸說不皆有當而近年聚訟尤甚恐古制終不得明故探求本經義例確證以反覆條釋之釋近郊十一甸稍縣都十二畧本亡友蔡宸錫說

釋骨

骨為身之幹其載於内經甲乙經者以十百數皆各有其部與其形象然名之單複分總散見錯出能辨析而

會通者實鮮余方嗟其為學者之闕適吳生球從事經穴數以是請遂與之詳考而條釋以貽之頭之骨曰顱其上曰顛（亦作巔）曰腦蓋曰腦項亦曰項其會曰顖（說文作囟訓頭會腦蓋乃謂頭骨交會之腦蓋非指蓋之全也玉篇訓項門）其橫在髮際前者曰額顱亦曰額額之中曰顏曰庭其旁曰額角其前在眉頭者曰眉本在目匡上者曰匡上陷骨眉間曰闕其下曰下極下極者目間也眉目間亦通曰顏（五色篇云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下論察色之部云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是顏在闕上之上矣衛氣篇云手陽明標

在顴下益謂挾鼻孔之脈穴若顴但在闕上則去鼻太遠故自庭至下極皆顴也説文亦訓顴為眉目之間

顛之旁嶄然起者曰頭角亦曰角左曰左角右曰右角

經筋篇云足少陽之筋循耳後上額角交巔上形按耳上近巔者乃頭角非額角也故額角為頭角之譌則其下所云右角左角者亦頭角也舊説以左右角為額角誤

當耳之後上起者曰耳上角曰耳後上角其前曰耳前角亦曰角形曲故又曰曲角

曲角經文俱誤作曲周惟氣府論注周作角今從之

顛之後横起者曰頭横骨曰枕骨其兩旁兀起者曰玉枕骨其旁下高以長在耳後者曰完骨頭横骨中央之下端曰顱際鋭骨顱亦曰

頭之大骨自額顱而下鼻之骨曰鼻柱曰明堂骨其旁微起者曰鼻髃目之下起骨曰頔其下旁高而大者曰面鼽骨曰顴骨亦曰大顴亦曰頄（鼽頄古通用）頄之下端曰兑骨（兑古銳字）在耳前者曰關（穴有名上關下關者謂在關之上下也有名顴窌者謂在顴之下也有名完骨者謂在完骨之際也凡穴名與骨同者皆倣此）耳下曲骨載頰在頷後者（頷說文作頜與頤同訓顄蓋從口内言之若從口外言則兩旁為頷頷前為頤不容相假故内經無通稱者）曰頰車曰曲頰曰巨屈（亦作曲）曲骨前斷而若逆者曰大迎骨通回帀口頰下之骨曰或骨（骨空論云或骨空在口下當兩

肩王太僕注云謂大迎穴也形按說文或即域本字云或骨者以其骨在口頰下象邦域之回帀也其在頤者曰角曰斷基口斷骨曰齒上曰上齒下曰下齒凡十有二牝齒曰牙中央齒形奇左右齒形偶奇則牡偶則牝而說文玉篇並以牙為壯齒恐傳寫之譌上下各十或八或九或十有二不齊也其最後生者曰真牙其自齒左右轉勢微曲者曰曲牙氣血論云曲牙二穴王注云頰車穴在耳下曲頰端形謂耳下曲頰端去曲牙甚遠恐非經意若指牙之近頰車者則其牙未嘗曲吳生以二穴為地倉地倉俠口旁四分正當牙曲處足證吾說牙之後橫舌本者曰橫骨自顱際銳骨而下骨三節植頸項者通曰柱骨其隱

筋肉中者曰復骨張景岳云復當作伏上曰上椎下起骨曰項大椎亦作顀項大椎之下二十一節節亦曰顀作焦誤顀亦作椎通曰脊骨曰脊椎曰膂骨曰中昭第一節曰脊大椎形如杼故亦曰杼骨第十三節至十六節曰高骨曰大骨生氣通天論云腎氣乃傷高骨乃壞王注云高骨謂腰之高骨是高骨通謂腰間脊骨之高者也論又云味過於鹹大骨氣勞注云鹹歸腎也按腰為腎府此大骨當在腰間即諸高骨也說者專指命門穴上一節為高骨大骨未盡其以上七節曰背骨者則第八節以下乃曰膂骨骨度篇云項髮以下至背骨又云膂骨以下至尾骶形按此篇文體凡骨名相承說者下皆同上知膂本背字傳寫致譌篇內

又云上七節至於膂骨則上七節皆背骨而膂骨自八節以下明矣又說文訓呂為脊骨訓背為脊而訓脊則兼背呂亦一脊而分上背下呂之證又按氣穴論云中膂兩旁各五穴注謂起肺俞至腎俞肺俞在第三椎下兩旁腎俞在第十四椎下兩旁是中膂云者謂第三椎至十四椎為膂之中也此又以背骨五節通稱為膂也

末節曰尻骨曰骶骨一作骨骶恐文倒否則脊誤為骨曰脊骶曰尾骶亦曰骶曰尾屈曰橛骨曰窮骨其骨之扁戾者曰扁骨

俠脊骨第一節至十二節環而前斜下者二十四條皆曰肋婦人則二十八條其在腋下而後乳三寸者曰胠肨骨五左曰左胠右曰右胠其抱胷過乳而兩端相直

者曰膺中骨七氣府論云膺中骨間各一王注云謂膺窗等六穴膺中骨陷中各一王注云謂璇璣至中庭六穴形謂穴在骨下間穴有六則膺中骨當七矣葢乳上五乳下二也其在膺中骨之下及胠外者曰脅骨曰脅肋胠及膺中骨之在乳下者亦通曰脅至真要大論注云脅謂兩乳之下及胠外也脅骨之短而在下者曰橛肋三其最短俠脊者曰季肋其橛肋之第三條曰季脅凡脅骨之端通曰脅支亦曰支脅支端之相交者曰骹張景岳以脅下之骨為骹下字誤膺中骨之上自結喉下四寸至肩端前横而大者曰巨骨其半環中斷者曰缺盆骨

在肩者曰肩上横骨在肩端者曰骺骨師傅篇云五藏六府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骺骨有餘以候髃骬形按此骺骨乃謂缺盆骨兩旁之端即肩端骨也葢髃骬本蔽心之骨而缺盆即心藏之道髃骨之上為膺中陷骨之旁為肩端骨膺中陷骨之於缺盆骨髃骬之於肩端骨其長短皆各相應故必用肩端骨候髃骬也然則骺骨之為肩端骨信矣舊說以骺骨為髃骨之端則與上文不貫且髃骬甚小不須更以端候至有以骺作骷而訓為膝骨者尤誤骺骨之起者曰髃骨曰肩前髃微起者曰小髃骨小髃骨之前岐出者曰肩端上行兩叉骨缺盆外伏頸旁壅肉下者曰毖骨曰缺盆外骨其骨即肋骨之第一條也肩後横骨曰大骨其

在旁者曰曲腋上骨曰肩髃後大骨其成片被肩垂背者曰肩甲亦作胛下同至經脉篇所云別下貫胛者胛乃胂之誤字故不列曰肩髆亦曰髆肩甲之在上屈折者曰肩曲甲其近小髃骨者曰肩中央曲甲當膺骨兩端中陷下者曰膺中陷骨陷骨下蔽心者曰髑骬曰鳩尾曰心蔽骨曰臆前蔽骨髑骬直下橫兩股閒者曰橫骨曰股際骨其中央兩垂而壓陰器者曰曲骨陰器之後繞脂腸而綴骶端者曰陰尾骨骶之上俠脊十七節至二十節起骨曰腰髁骨曰兩

髁其旁臨兩股者曰監骨曰大骨曰骸一身之伸屈司焉故通曰機關關之旁曰髀樞亦曰樞機者髀骨之入樞者也自肩兩旁而下在肘以上者曰髆骨肩與髆之會於前廉者曰肩端兩骨其會於後者曰肩曲甲下兩骨髆者大臂也在肘以下者曰臂骨臂骨二上曰上骨則下曰下骨也其在肘者曰肘骨曰肘大骨曰肘外大骨本腧篇甲乙經所云肘內大骨者內乃外之譌字故不列其內微起者曰肘內鋭骨合其大者鋭者曰肘內側兩骨肘大骨之上兩起者

曰肘外輔骨臂骨之在外者曰臂外兩骨其在內近腕者曰闗穴有名內闗外闗者以此至本腧篇所云掌後兩骨者骨乃筋之譌字故不列若難經之所謂闗則上骨內端之微高者也其下骨外端起者曰手外踝亦曰踝外踝前微起者曰腕骨腕亦作宛曰腕中兊骨亦曰鋭骨其又前者曰腕前起骨束掌者曰掌束骨掌束骨之後廉微起者曰掌後兊骨舊說以手踝當之誤手大指本節後起骨曰壅骨邪客篇論手太陰之脉云內屈與諸陰絡會於魚際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是壅骨固在魚際旁寸口前舊說謂即掌後髙骨誤兼旁之岐出者

通曰大指岐骨其與次指合形如谷故又曰合谷兩骨自兩髂而下在膝以上者曰髀骨曰股骨其直者曰楗骨空論云輔骨上横骨下為楗是楗即髀骨之直者也又考枯骨象髀樞在闗旁納機不在機端而說者名髀骨為髀樞骨又以為在楗骨下誤甚其斜上俠髖者則所謂機也在膝以下者曰骭骨骭亦作胻骭者小股也亦曰足䯒說文訓骭為脛耑然内經皆通稱惟大奇論骭與脛對言而中乙經所集骭亦作脛蓋不可分也脛與䯒同曰骸曰骭髀䯒之間曰骸闗骨空論云膝解為骸闗王注謂在膝外形按即膝外解上下之輔骨蓋名闗本取兩骨可開闔之義故指骨解與兩骨並通餘倣此曰股樞一作樞股恐文倒亦曰樞蓋

膝之骨曰膝髕俠膝之骨曰輔骨內曰內輔外曰外輔其專以骸上為輔者骨空論云骸下為輔下乃上之譌也則膝旁不曰輔而曰連骸骸上者骭之上端也骭外廉起骨成骭者曰成骨刺腰痛論云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形按膝之上下內外皆以髕為斷成骨旁骭骨之端不至上旁膝膝乃骭之譌也成一作威亦誤骭下端起骨曰踝內曰內踝外曰外踝外踝上細而短附骭者曰絕骨兩踝後在踵者曰跟骨在內踝下者曰內踝之後屬內踝下前起大骨曰然骨足大指岐出者曰大指岐骨大指本節後宛宛者

曰腕骨其在内側如核者曰核骨核亦作骰足外側大骨曰京骨京骨之前當小指本節後者曰束骨小指次指岐出者曰足小指次指岐骨足上曰跗其外側近踝者曰踻屬一作屬跗恐文倒凡肘胻髀膕兩端相接骨通曰機關亦曰關髀之關即骨空論所云膕上為關王注云當楗之後者也穴有名髀關者以其正直髀關之前故耳膕之關即骸關也手足腕兩端骨亦通曰關

考

吳江縣建置沿革考

吳江縣後梁吳縣南之地古之松陵平望也松陵之名始見於吳越春秋所謂越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是也平望之名見於晉書陸曄傳傳云以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而舊平望志言漢錢林棄官隱於平望鄉則其名葢不始於晉也自秦至唐初松陵地屬吳平望地屬烏程開元末割吳之太湖洞庭三鄉易烏程之平望而平望亦屬吳梁開平三年從吳越王錢鏐請乃割吳南地置吳江縣焉本吳越備史按嘉興府志亦載此事而又云分嘉興之北境與吳江但不詳其鄉村松陵獻集謂嚴忌墓在嘉

興縣新城鎮北數里則嚴墓村以南數里地當即嘉興北境之分入吳江者也縣在梁屬蘇州唐同光二年屬中吳軍宋初屬平江軍政和三年屬平江府以戶計例為緊縣按宋建隆元年敕縣三千戶以上為緊開寶六年敕千五百以上為緊政和間之緊縣為若干戶未聞元至元十三年屬平江路元貞元年例升中州按是年詔戶五萬至十萬者為中州至正十六年淮東張士誠據之屬隆平府十七年仍屬平江路吳元年屬蘇州府所屬之名雖屢易所屬地同也明洪武二年復改縣例為望十四年以田糧計例為繁按是年定縣三萬石以上者為繁

國朝仍為縣屬蘇州府余生長斯縣三十年餘閱舊志建置之沿革疑其疎畧雍正二年兩江總督查弼納以糧重獄繁請分為兩縣四年乃分縣之西偏地置震澤縣其東偏地仍為吳江縣分為兩必將有事纂修者遂歷考前史羣籍而著於篇云

吳江沈氏姓考

凡沈氏之散處天下者其自出之姓有三曰己曰姬曰芈宋書隱侯約自序云昔少皥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

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帝顓頊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黄沈既滅子孫因國為氏此沈之巳姓者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叔季食采於沈汝南平輿沈亭即其地（按左傳有沈子揖杜解云沈國今汝南平輿縣是聃季即始封國之祖也唐書云食采誤）其後沈子逞沈子嘉載於春秋此沈之姬姓者也通志氏族畧云楚有沈邑楚莊王之子公子貞封於沈鹿故為沈氏其地在今潁州沈邱此沈之芈姓者也若今江南浙江諸沈氏則

皆姬姓而非己非芊益自昔譜牒未有祖公子貞者而汾川之地去江南浙江又遠惟聃季之國封於汝南而其後嗣子孫或居九江之壽春或居會稽之烏程居壽春者漢齊王太傅遵居烏程者九江從事戎俱見宋書隱侯自序然序既誤以沈姒蓐黃之沈國於汝南則其所譜某某者固皆汝南之沈也故唐宰相世系表直以此二人為聃叔季之後今從之壽春今之壽州為江南地烏程今隸湖州府為浙江地則今江南浙江之沈大都為壽春烏程之苗裔而出於姬姓明矣吳江之地屬江南而鄰浙江則吾沈之聚族於斯也雖舊

譜遺亡莫知所祖而自出之姓不尚可由其地以考而知之乎夫考其自出之姓者子孫之所有事也作沈氏姓考

辨

易爻辭辨

周易之爻辭在漢儒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葢各有所受之也及唐孔氏之正義宋胡氏之啟蒙翼傳皆辨為周公而非文王焉乃近又有據陸氏釋文所載

梁武解立說者謂乾坤文言文王作之而孔子傳之今篇中彖辭爻辭並具安見爻辭之不出於文王且以為作於周公則漢志之於易何第云人更三聖也其說亦近是顧孟子嘗云周公思兼三王其上文並舉禹湯文武以文武二人為一代之王也然則漢志或亦以文周為一家之聖不足證爻辭之非周公作況孔胡二氏之辨為周公作者其證較多且確耶余以為屯蒙以下之爻辭多作於周公而乾坤之爻辭則作於文王故與其

彖辭並稱文言乾坤爻辭之稱文言葢孔子之前已然也是全易爻辭之繫文王少而周公多文王開其端而周公卒其業必舉而歸諸一人安能無所抵捂若以彖爻辭義之悉符為徵則文周為一家之聖道與心自無不同豈必出一手所成而然哉

家椒園曰望谿先師稱子厚論語辨可與退之並驅爭先吾謂此篇與論語辨並驅爭先

古閏月在時終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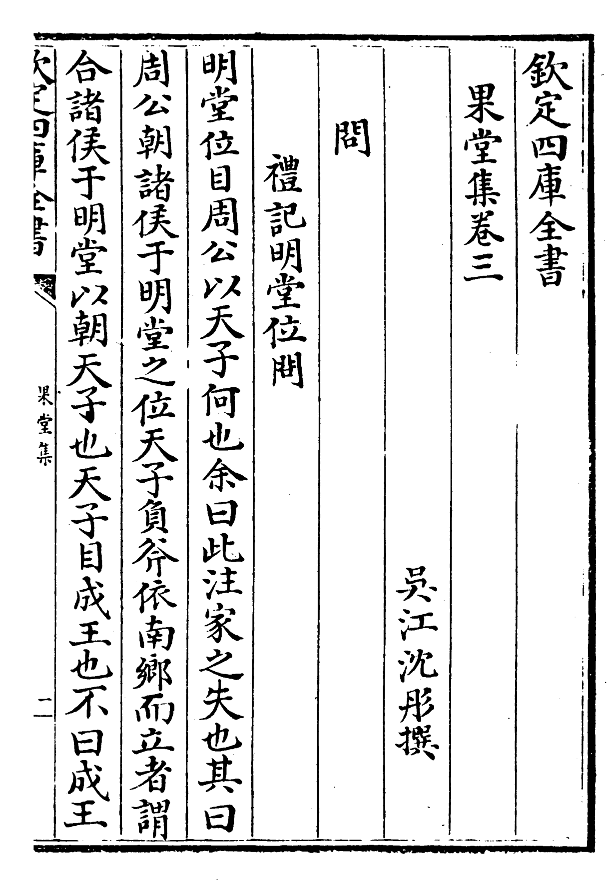
春秋文元年左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夫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而周書周月篇稱南至之月為周正歲首近本首作道誤至敬授民時巡狩祭享則猶自夏不知此所正之時自夏乎自周乎如自夏也則於每時之始而步四立中而紀分至按日志二分自古及今在四方正位故知舉正之正指之杜氏謂舉中氣以正月非此傳文義終而置閏也周禮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于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按此則周於每時終置閏微獨閏三月非禮即

閏十二月亦非禮矣如自周也則於四時之始而步南至本史記歷書韋氏注韋本三統歷中而紀北至周七月日北至適當四時之中若啟閉雖在每時中與舉正之義不合終而置閏也固惟閏十二月為禮而他月之閏皆非禮二者其孰為得也夫經傳之書閏月恒在歲末則必當日至之前月閏必當日至之前月則日至歷十九年恒在其月之朔日漢以後歷術必至朔同日以為起算之端葢亦本諸春秋按周魯以前六歷自劉向杜預及僧一行皆以為偽託祖冲之證偽託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故今專據春秋經傳則以閏十二月為

禮是或一道也然閏以正時時以作事春夏秋冬各有其事則隨時置閏隨閏畢作較閏在歲末者事尤不悖且堯之歷象始於殷仲春周禮之致日兼乎冬夏則古歷之起算或以春分梅氏歷學疑問補云回回歷起算春分本堯典寅賓出日之始仲春葢謂義仲以春分起算也或以夏至李文貞堯典解義云二至者歷之元也二至正而歷本定矣夏至尤重故獨言敬致冬不言者一蒙前義二以夏為主也不必皆在冬至其以冬至者亦可隨所直而截算冬至致日以辨四時之敘掌於馮相氏相後世謂之測馮相者憑實測以算也即名官之義而其能截算可知然則授時歷之創法殆與古冥契乎不必在至朔

同之日亦何取歲末之置閏則以閏每時季月為禮或更得其解也按左傳昭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為閏六月漢書載春秋歴稱周武王十一年閏二月於夏時為閏十二月皆不取為證者一偶合一僞撰也至若疑後世閏皆隨月而閏三月不得為非此則過矣隨月置閏者晦朔無遷就而月之大小皆得其度雖閏在每時終者猶遜其密閏三月者并歲末之閏而失之乃錯亂其序者也可比而同之哉

果堂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果堂集卷三

吳江沈彤撰

問

禮記明堂位問

明堂位曰周公以天子何也余曰此注家之失也其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者謂合諸侯于明堂以朝天子也天子曰成王也不曰成王

而曰天子者對下文公侯伯子男言之耳周公太師也當此時固肅然正位乎中階之前是篇雖夸且誣亦何至齊公相于天子哉然則其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者何曰此文王世子之所謂攝政而踐阼非負斧依南鄉而立之謂也阼天子出治之位也然踐阼不可以為涖阼則踐位不可以為即位與孟子踐天子位之云文同而意異也曰周公之治天下相天子也曷為而踐天子之位也其不疑于天子乎曰踐天子之位者非

天子不在位而代之踐之乃奉天子于天子之位輔翼
啟沃而不之離也是相幼君之道也故别于相之常有
矣疑于天子則未也曰近世說者據古文尚書周公位
冢宰正百工之文謂無踐天子之位之事也然歟曰冢
宰周公本位也書之文為蔡仲嗣封起本豈必盡周公
之所位而序之邪夫不敢負扆依南鄉而立者聖人之
經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者聖人之權皆其事之實也
因記者夸誕之多而盡疑之則又過矣曰家語載孔子

適周觀乎明堂有周公抱成王負斧依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是周公亦嘗負斧依而南面子何以云不敢也曰周公之負斧扆南面者為抱成王也抱成王而不負斧扆南面則是避己嫌而致天子不得正其位詎非大拂乎輕重之宜吾所云不敢者謂夫成王之不在抱也是篇云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其時成王已長不在周公之抱有年已

儀禮喪服為人後者為本親問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自加隆之服而降也為其昆弟大功自本服而降也為其祖將何如曰五服既制則皆以所制之服為本服凡有加降皆自此而推祖本服齊衰期降一等則大功九月此晉宋間之所議見於通典者也為其曾祖宜何服曰車氏垓以為緦麻三月也蓋曾祖本服齊衰三月由三月推之而袒免則等於無服之親由齊衰推之而大功則等於其祖皆不得其中故月數如曾祖而服則降三等也其高祖亦如曾祖乎曰

否持重於大小宗者疏云適子當家自為小宗無後亦當立後故有持重於小宗者在正尊雖高祖以上茍相及必為之齊衰三月還為本親雖緦麻亦自曽祖而止葢不二統之義至是乃周也凡降其旁親與外親有異等乎曰皆降一等疏已有明文矣本親外親之報之亦皆降一等乎曰然惟報則如其所服

從祖昆弟緦

從祖父母緦報　從父昆弟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緦

從祖祖父母緦報　世叔父母大功　昆弟大功報　昆弟之子大功　昆弟之孫緦

曾祖父母緦　祖父母大功　父母期報　已身

從祖祖姑緦報　姑大功報　姊妹大功報　昆弟之女大功　昆弟之孫女緦

從祖姑緦報　從父姊妹小功　從父昆弟之女緦

祖姑以下適人者更降一等叔父姑以下之長殤更降一等其中殤下殤更降二等　從祖姊妹緦報

外祖父母緦　從母緦報

儀禮喪服宗子之親為宗子問

與宗子親盡者為宗子齊衰三月若本緦麻大小功之

親則如之何曰其月數各如本月數而三月以前亦皆齊衰也記云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益長殤中殤服之大功衰下殤服之小功衰由齊衰而遞降親盡者之服也如邦人者謂期功緦之親皆依殤服本月數為限也云月算如邦人明大小功衰如親盡者也故在注釋惟與宗子有期之親者長殤服之大功九月中殤大功七月下殤小功五月其衰服如親盡者亦如邦人若有大功之親者則長殤中殤

服之大功五月下殤小功三月有小功緦之親者長殤中殤服之大功三月下殤小功三月其衰服皆如親盡者夫親之服宗子孫為殤者依殤服本月數則其服宗子成人者亦必依成人服之本月數矣親之服孫為殤者依親盡者之功衰則其服成人亦必依親盡者之齊衰矣親盡者之齊衰三月則功緦親之齊衰亦必三月矣然則注所云與宗子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

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視本月數各有加者
非與曰若宗子期之親而服之十五月緦之親而服之
六月則亦可於大小功之親各加三月矣而經傳曷嘗
有期與緦親加月之文況即大小功月數中而為三月
之齊衰不已足伸尊祖敬宗之義耶此徐氏通考所以
力為之辨也大功之親大功衰三月受以小功衰六月
小功之親小功衰三月受以緦二月為宗子子齊衰三
月者其受服宜何若曰大功之親受以大功衰六月小

功之親受以小功衰二月而已

論

日躔宮次論

日躔始冬至十二次始玄枵冬至躔玄枵自上古秦漢以後躔於星紀元至今躔析木之箕析木為寅宮而今歷於冬至日書日入丑宮七政經緯躔度歷書日躔星紀之次民歷則是改析木為星紀而非日躔真次矣古之命次皆依星象星紀之得名以牛斗跨黃道別理日月五星自

此始也按漢書律歴志此次兼紀日月五星故雖名星紀實包日月而惡得改為他宿之次且箕本屬東而冬至仍在正北皆不與星紀干改亦徒焉爾夫治歴貴順天而記注必從實測苟於冬至日過宫之時刻直書日躔析木之次幾度分日入寅宫幾度分則冬至雖改方就次而次名與星宿猶自相屬此依古法若以冬至在正北箕適移其方而改用赤道定宫之子宫以統之則雖舍古次與游宫而其宫固終古不變以紀日躔尤善也此即西法而變通之不此之為而為遷就

致十二宮皆不得其正而無可憑豈非智者千慮之失則其為王梅二氏之譏也宜

月建論

歷之月建本以斗建而得名然斗建有歲差月建終古無改而後世之月建遂不與斗建直於是議歷者或欲改月建以從斗建或謂月建無關於斗建而欲仍其舊吾以為二說皆非也殷以前且勿論逸周書明云惟一月既南至斗柄建子始昬北指周月篇一月者今之仲冬

也淮南子亦明云斗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天文訓是建子之月實以斗柄建子而名之建寅之月亦實以斗柄建寅而名之矣今斗柄已不建寅而猶稱建寅之月斗柄已不建子而猶稱建子之月則是乖其實而冒其名也而可惟舊之仍乎若欲改月建以從斗建則昔之斗柄建子者今已轉而建亥斗柄建寅者今已轉而建丑亦遂名仲冬之月為亥月孟春之月為丑月乎誠如是則月與所配之辰其氣俱不相應而民之視聽

將大惑又可乎哉然則如之何曰歷之於日也但書某日某干支則其於月也亦書某月某干支大某月某干支小去其建字以別於實用建之時而令建但各注其下以資人參考而已矣

保甲論

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衆衆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地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

無所匿從而聞於州縣平其是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為保長甲長之人之未善也夫今之保甲即周官之鄉之州黨族閭比遂之縣鄙酇里鄰也保長甲長即鄉大夫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大夫之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之屬也周之時自鄰長而外皆為士大夫士大夫皆有德行道藝之賢者能者也故分民而使之治而遂各道之以親

親長長慈幼之恩勸之以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之誼教之以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耕耨也則趣之行役也則作之財賦也則斂之讀法也則從而勸戒之嬍者賞惡者誅而無或不共其職故成康之世天下無有一家一人之不治焉今之長保甲者雖不使之治其里黨與周之里宰黨正不同而里黨之不法者罹患害者皆得以達之州縣是亦周時分里黨之治之一端也為之者其人大率庶民之顧利無恥不自好者弊且百出

安有其效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
保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戸分百戸而十人長之謂之牌
頭牌頭擇庶民之朴直者為之保長甲長則必擇士之
賢者能者而為之賢者能者其陳説事之始終必有序
而不殺論列情之曲直必以實而無偽抑其平日必有
以表率之教導之使其心不終汩於邪僻又必有以區
畫之安處之使其食與衣不必由於宄惡歴久漸馴而
里黨之風自歸於正使慮士之賢者能者為今之保長

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為州縣者重其事慎其人求之
以誠聘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故與任分治之義
而使之螫其所屬糾其邪僻究惡達之州縣亦得展其
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為鄉鄉則就搢紳
聘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可也
及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誅賞進退以為勸懲
必且感德畏威而職無不盡也已雖然欲如是非州縣
之所得擅為也責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而自專必也

奏其事於　朝廷得額定其員次第其禄位立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鄉遂之制自兩漢後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畧倣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綽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顧寧人輩又莫不稱為治教之基則非迂遠而濶於事情可知也在更化之初必有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且歌誦之矣比閱邸報見内外大臣議保甲者多故述為此論請正其得失於吾所友事者焉

議

父未殯而祖亡承重議

震澤縣西濠沈維墉父亡未殯而祖亡或謂維墉令以適子為適孫一身兼主二喪宜即正承重之名位以事其事維墉疑之乃屬其族父來問余曰維墉既兼主祖喪固應事承重之事矣若欲即并其名位而正之奚其可益所謂承重者承祖喪先祀于其父若祖之謂也先祀之重在祖則承之于祖祖喪之重在父則承之于父

承之祖者祖葬而後承承之父者父殯而後承故父而未殯宜攝重而不宜承重曰主祖喪而事承重之事則承重矣何謂攝重曰父未殯而主祖喪謂之攝主宋庾蔚之所謂父為傳重正主已攝行事是也主攝則重亦攝也曰父未殯而主祖喪何以必攝也曰不忍死其父也豈惟不死之而已禮云三日而后斂以俟其生故自君及士凡死于道者未在棺則入自門升自阼階（見曾子問）皆奉之以生之禮未殯而不攝非之死而致死之之尤

者哉曰然則維墉之不宜正承重之名位于父之未殯也決矣至其殯父而具狀與剌也宜何稱曰未承重猶孤子也曰子謂承先祀之重而必于祖之既葬也何居曰古者喪三年不祭恐致哀于新而不誠于故耳今之喪雖不如古然未卒哭而祭苟致其誠則哀之殺為已疾故必于祖之既葬也此朱子之所講也見答范伯崇書曰重之名始見喪服傳鄭氏以宗廟注之則所承宜專在先祀今之兼喪何本也曰論語謂所重民食喪祭喪固與

祭並重且啟殯而朝卒哭而祔練而祭喪禮有行于廟者則鄭之言宗廟亦兼喪矣

康成雖專以重為宗廟然言廟則自包寢故承重之禮庶人與士大夫同魏書禮志孫景邕等三議皆當可從也

若有祖亡未殯而父亡者于父未殯之前亦攝父事雖祖殯未得為承重正主必父殯而後得承祖喪之重也其殯祖時狀刺則稱孤孫常祀宜在父葬之後

幷記于此

父妾慈已者服議

吾縣葉氏有二妾其少者有子某長者某氏無子則與少者共撫其子如已子二十年不衰其卒也家長没矣某念其恩勤而深痛焉遂與親黨謀所服之者或曰在律父妾之有子者稱庶母服期今某氏無子某不得為之服或曰某氏之撫某恩勤隆至乃經與律所謂慈母也宜為之三年某不能決擇乃屬潘生持二說來請余

曰父妾無子而為之服庶母之服則倍於律有撫已之恩而無服則不即於人心為之服而直同慈母則又過而失其中愚以為惟半慈母之服以服之庶幾乎得也喪服經齊衰三年章云父卒慈母如母傳謂妾無子妾子無母而父命為母子者母死喪之三年貴父之命也今某自有母父無定命則不成之為慈母故不得直同慈母之服然某雖自有母而某氏實共撫之父雖無定命而其撫之也實心嘉之是某氏固居慈母之半故某

亦當半慈母之服以服之也半慈母之服則亦為之期

此雖經與律無其文而可以義起也潘生曰鄭氏之注

喪服傳謂不命為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今不可

如其說而為小功歟曰古之為庶母也緦慈已焉而小

功則為加令之為庶母也期慈已焉而小功是再降也

故不得如鄭說也然為其慈已焉而加隆於庶母又不

得也隆於期者惟三年三年之不得則期而止此無如

何者也曰某之所生母亦嘗親於某氏其為某氏也如

之何曰衆妾以相親制服亦不見經與律以同室生緦之義推之其服緦乎

母喪無主婦爲主及杖議

吳縣朱某以長子遭母喪妻亡無主婦而母有女子子在室有長孫婦某從弟文游來問曰孫婦大功女在室三年二人孰爲主余曰孫婦喪服小記云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注云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然則女子子在室雖父母無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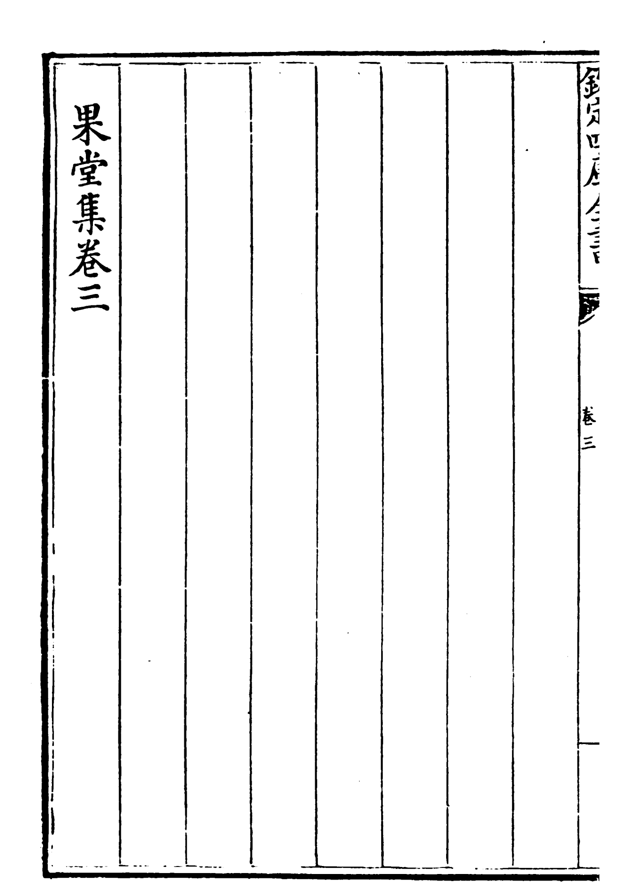
得主喪況其有孫婦乎則孫婦之為主必矣曰小記云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是婦人為主者宜無不杖今孫婦亦杖乎曰大功無杖曰小記又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子一人杖謂長女今孫婦不杖則在室女子子杖乎曰否主喪者不杖注謂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者今長子主喪則長子杖矣衆子雖杖不以即位豈復及童女也若成人之女如衆子

喪所生母雜議 庶出之子謂其母曰所生母繼妻所生子謂其母曰生母見會典驗封司封贈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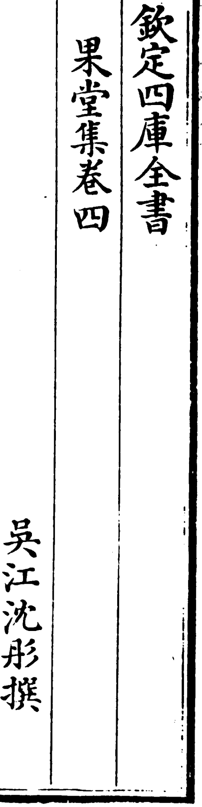
震澤縣某乙之所生母某氏卒屬其所親來問魂帛銘旌及適孫列狀剌之稱余曰在魂帛宜稱先母書銘而繫以家長舍側室無他稱適孫無服不宜列狀剌曰乙之父某公甞擬稱某氏為繼室今以側室稱則父欲伸之而子故屈之矣安乎曰禮在何伸與屈之有必探父志而遂之是陷父於不義也若以稱側室為未安曷不

觀明吳孝廉側室貞節坊之所題乎曰四川道監察御史吳煥之母太孺人范氏繫子於母乃竊取春秋書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法準此爲稱則於義不拂於情亦不傷矣曰是誠善顧今之貴者在乙之弟丙可以繫其母乎曰可主喪則以長繫銘則以貴銘名也宜繫其著者也曰繫以子而不繫以家長其權乎曰禮也非權也傳曰妾不得體君若家長存而主妾之喪繫以家長其可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陸佃曰然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葢貴妾主之賤妾則不主也家長

没而繫之時俗則然故不必然也曰魂帛之以母稱也殆不得稱妣乎曰然妣者媲也適母媲於父所生母但當稱母葢朱子先言之矣(見語類祭禮卷)曰母之上曷不加所生以殊之曰子不宜殊其母也孽而妣其母謂之無妣子而殊其母謂之無母無母之罪與無妣等曰適孫無服誠不宜列狀刺矣顧亦可通其變乎曰不可古之列於狀刺者惟喪主今衆子諸孫之並列既從俗矣而又將及無服之孫是變之變也知禮者其許之哉



果堂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果堂集卷四

吳江沈彤撰

書

與方望谿先生書

蒙示新雕春秋左傳命校勘諸老先生所句讀彤持筆研審將下復休為其不安於心者多必商定一例乃可從事句讀小學耳為之亦難閒嘗考其説矣葢漢何邵

公序公羊傳始連出句讀二字讀字舊無音當即羣經古注所謂讀若某某人讀之讀也馬季長長笛賦又言察度於句投注云說文訓逗為止投與逗古字通音豆句之所止也然則句所止為投音之出為讀古未有以讀為投者亦未有以投為句之半者自宋而後通讀於投呼以豆音凡館閣校書旁㸃為句句中㸃為讀而讀遂改為半句絕之名立法雖詳然為讀不免於繁矣至近代刊書之句讀尤多意造有所倣亦非善本遂致非

句而句非讀而讀一開卷而紕繆百出非讀繁之流弊
歟夫古人之書累字成句累句成節節則語勢斷句則
語勢不皆斷故語勢斷者句也勢不斷而語斷亦句也
語不斷微頓焉然後為讀耳以是知讀不可以繁也今
所示左傳句讀亦有近刻之弊若必求完善宜先慎其
句中之點句中之點不失則旁點皆可不失矣或但用
旁點以絕其句而句中之點盡削之雖長句亦如之尤
為近古鄙意如此其去從伏候裁定若慮修改煩但去

其太甚者即日便可畢事惟明示之别紙數葉畧疏諸君句讀之失并呈正不宣

與望谿先生書

彤頓首六經之所未嘗言而能言之言之而有裨於六經之道六經之所嘗言而能開之演之開之演之而大顯乎六經之旨若是者皆謂之言立一倚焉一不倚焉耳傳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倚不倚雖有異其為立則均也彤之志乎是久矣而未之能逮先生素以傳

經治古文高天下前形入都幸得近其人而力學焉先
生謂形之能可幾於述者形頗自矜勵年來又以求食
應舉分其志而緩其力是以未得卒業今將歸而寧親
有餘暇必踵為之以實先生之所期顧他日遠違几杖
而杳微有所不能抉緒有所不能繼則請益殊難惟先
生及形之未行教之宗旨使可因是推闡而餘藴無不
盡以不疚於初志則幸甚感甚儀禮小疏承面商而未
竟自去年之春及今所為古文先生皆未之見繕寫上

呈並祈論定不宣彤頓首

與望谿先生書

閏三月二日彤頓首望谿先生閣下甲子之秋甞奉書謹候起居蒙先生報以手札末言方湛思儀禮兾得彤說以開之夫彤之學識固不足當此意於先生而其時又不暇事此書故未及有所呈昨於郡城見公子信芳知先生又甚欲悉彤數年所為而命之詳述彤益增悚愧既念彤於先生雖未具師弟子之禮而實以師事其

敢隱匿而不告耶當彤之别先生於京師而歸也在辛酉之冬其明年館友人徐靈胎所靈胎具經世才不獲用隱於醫旣館彤於家遂著文數十篇策天下事每一篇成輒囑彤稽經考古以訂補其說時又有從靈胎學醫者與彤居一室數以內經甲乙經經脉氣穴諸物相難彤恥其為吾身所具而不知又傷唐以後論撰有貽誤後人者為先著氣穴考畧五卷釋骨一篇示之此壬戌春至甲子秋三年所為也其冬縣公丁一峯與震澤

陳公又延彤編纂邑志彤固辭不獲乃偕同志數人亟為之十四月而稿具今獨加訂補之功恐後此一二年又不遑他務矣憶丁巳春正蒙先生亟稱彤所為儀禮義因上書先生謂自今而後當循次撰述以成其書乃辛酉之後無所為其為於辛酉以前者尚寡而上溯丁巳五年下迨於今如之誠自傷日月之易邁而尤愧有言不踐無以酬積累之㦸心也且彤平生固自有微志而其所以不得遂者亦有由今先生惓惓於彤如此彤

敢不并為先生述之彤年三十五六時嘗與交友輩言志皆曰得位則立功不得位則著書作文名傳不朽彤乃慨然曰吾德薄才小舉業無華度未必得位而有立於時獨其心頗能窺經傳之奥古而其筆亦尚足闡明之寫之於篇庶幾於昔賢後學不無小補則所以任為已職而勤修不懈以不虚父之生君之食師之教與天地之覆載者即在此書與文也敢徒以傳已之名哉爾時彤正從事尚書其後於他經亦各有所解乃並未成

帙至於儀禮則以為自古注家少聖人之精藴沈鬱於是書者獨多雖無用於今而通其意均足以節情而養性故丁巳以來尤汲汲圖闡明焉而其解亦不過十二三此非吾志之不克持而曠其所自任之職也貧士無田無錢財凡一家所需與交接之費皆取資於一筆而吾筆之用遂隨人所欲不可得而自主又身本多病其筆屢見用於人則精氣益銷不得不少休自養間有移情於雜學而自用其筆者要亦開其端於人而遂以不

休夫如是故雖汲汲圖闡明之書且未暇以為而成葢實有無如之何者亦大可哀也已茲承先生命敢不益加自勵荀邑志功竣必專力此書以求不疚已之初心踐往時告先生之言且將及先生之尚克湛思也隨所就之篇次第請正俾皆是無非以果有裨於昔賢後學斯又彤今日區區之志也倘先生周覽其前後之說而諒之寛之則幸甚幸甚彤頓首

答徐靈胎書

辱惠書備悉近狀又存問殷勤於學之所得著述之多寡精神之善否與夫新相知之有無旋歸之期靡所不及出門過二載獨得此於兄且喜且感彤自弱冠讀古經及宋五子之書近年來皆各稍通其義者非獨己之鑽研力也兄之精明敏達實有助焉今相望於二千里之外將誰與決吾疑而可幸其有得乎到南陽來為古今體詩文一二十首皆不能工其小有執者三焉一尋淮源記所以發明禹貢導淮經文補正舊解疏謬一述

先師儀封張公訓感曩時誘進之勤自傷多負尚冀不昧陋以終也一答沈師閱書頗詳為學與立言之道與其所論古文制法相濟所謂著述如斯而已語云精神生於悅豫吾性近寛平小稱意輒喜或讀書而見古人或遊覽山川古蹟遇其名勝即欣然心開談笑不惓葢非念高堂而慮嗣續無所為憂者憂少而喜多則精神亦可以善矣然食飽則坐而睡亦病也兄將何以治之哉至所謂相知者知其長知其短且知其長短之因以

決其所終而彼與我同然之謂也是雖久故猶難言況其新者若但論其長則能詩文者有若席寶箴通筭術者有若何器之兩人也今吾親之年且將七十而不得吾兄弟侍其旁痾癢作孰敬而抑搔之出入孰先後而扶持之且拜辭時傷形之多病與不得抱孫揮淚而送豈誠願其子之離違哉菽水之資於是焉托所以至今不汲汲名我而歸我烏能安其身而不杌隉於其心則歸期之不遠而近也決矣凡其亮之抑兄以丈夫成名

於一藝為可悲似也然此事握生死之權與良相同功豈小哉誠不免於勞耳顧身勞則濟人多矣憚與怒無庸也難經之釋必勉成之所著文附覲示教為幸

與蔣編修書

側聞老先生居憂事必如禮昨奉唁相見容色毀悴信乎其稱情而稱服矣辱下問云云至館即詳考禮制據士喪下篇既葬反哭之後猶朝夕哭不奠不奠固有明文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注謂不復饋食于下室

則下室之饋既虞亦不之設葢未葬以前生事之既葬則神事之故罷饋奠而以祭祭亦以時而不數此周公之中制然也若朱子家禮自既葬以至畢喪罷朝夕奠而不罷上食乃本横渠論國語日祭之説欲三年已内無日不如親之存雖非中制而其意誠厚故至今通行之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推斯志也朱子之禮倘亦孔子之所許乎素本固陋又未及與博聞者商度不必有當幸守禮君子自擇焉謹復不宣

與顧肇聲論墓銘諸例書

昨辱手簡商酌墓銘諸例各有證佐非頃刻所能定熟思詳考乃敢為吾兄决言之葢古人之銘廟與墓兼用之而誌則專用之於幽室南豐所寄歐陽舍人書乃謝其撰先大夫墓碑銘而作碑銘非幽室所用故其書雖嘗因銘及誌而所云或納於廟或存於墓者固不論誌而但論銘也衛孔悝之鼎銘晉魏顆之景鐘銘銘之於彝器韓文公之烏氏廟碑銘袁氏先廟碑顔魯公之家

廟碑銘之於碑石是皆所以納於廟者也於墓誌無與其存於墓者埋諸壙中則有若葬銘埋文墓誌銘墓甎文墳記壙記之屬立諸神道則有若墓表碑文墓碣銘神道碑阡表之屬其名兩不相假未有墓誌而立石壙外者惟南史裴子野傳載一事此當時藩王破常例重疊為之耳傳云子野之葬湘東王為墓誌銘陳於藏内邵陵王又立墓誌堙於羨道非其正也故碑碣與表葬後可刊而誌銘必先期而作其有葬期迫而不及攻石者則書石以誌既葬刊文即不復追

納之於壙若昌黎誌李元賓墓之類是也其立石在祠堂若丙舍葢亦有之今奉委所作墓銘距葬時實遠幽室不得用其文但宜施於表碣顯刻墓前不當名之為誌刊藏丙舍唐之葬令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是碑與碣異制也明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黄黎洲謂自有墓表更無墓碣知墓表亦方趺而圓首是碣與表同制也隋唐人之命碑碣表多稱其實後世或有碑其碣而碣其表者然考

本朝律處士不禁其用表碑與碣惟品官得立與唐令不殊則刊石固有定制而名號亦不得僭亂今之所刊但用碣制而定名墓表焉其可也至碣身高廣之度古碣高四尺㑹典所載圓首碑七品以下用者高五尺五寸濶二尺二寸今石表或於二者之間增損定之若所示樣本慮太卑狹不稱言直無文幸鑒其意有未當者惟不憚往復是望彤再拜

與沈六如論東湖行述書

前承委校閲東湖行述其文字如何不敢道故但就其祖考之稱世之數與三代鄉貫之列權其可否以答尊命誠欲免於忌者之謗議而不圖謗議之即是而集也顧謗議之在弟何恤獨惜吾兄之崇信於姻黨今因弟而見疑耳夫安得不一一為兄言之凡行狀之作特狀其所狀之人而無與乎其狀之者故子狀父而稱父之祖考必從其父之稱孫狀祖而稱祖之祖考必從其祖之稱故唐穆員狀父所云祖思恭考元休白樂天狀祖

所云祖志善父温皆其祖父之祖考也惟明之中葉乃有稱其祖父之祖考而從狀之者之所自稱不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者用意惟慎為言不順此流俗無稽之失不可以為典也凡高祖之父連身數之為六世離身數之為五世後漢書蔡邕傳邕六世祖勲勲乃邕高祖之父邕傳注引邕祖攜碑云攜曾祖父勲攜生稜稜生邕則連身數之也陳子昂誌父墓柳子厚表父神道於高祖之上一世皆稱五代祖則離身數之也按古文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

子云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是祖禰而上皆身所治數世離身實本古制故韓退之撰薛戎墓銘稱高祖為四世祖然則高祖之父而稱六世祖也何所當哉近世黄太冲撰金石要例嘗辨此二事特文畧未著其義云爾又凡所狀之曾祖祖父與其鄉貫有列於狀之前者將以上太常史館議謚編録任彥昇之狀蕭子良韓退之之狀董晉柳子厚之狀柳渾陳京是也有疏於狀之内者將以託文章家撰著碑誌韓退之

之狀馬彙蘇子瞻之狀其祖序是也潘昂霄金石例謂文體之異隨事斟酌若東湖行述固他日碑誌稿本其三代鄉貫宜用馬彙蘇序二狀式則皆承命時所權衡之意也凡其察焉嗟夫東湖之名雖不出於甲科然歷仕十餘年所莅之地無不卓然有立我邑數十年來之吏於四方者其能聲未之或先也乃代公子而為之述者至不能數其世而正其祖考之稱況能核其事之實而鋪張之而揚厲之而俾之顯名於一時哉其亦可悲

也已辱吾兄之眷厚宜無漏言故并及之不宣

與朱文游論周禮九拜書

辱問拜為古今常禮而周禮太祝九𢷬鄭氏注及陳氏禮書為說不一未知所適從者愚鄉於稽首頓首空首從陳氏振動及吉凶奇褒五𢷬從鄭氏肅拜從鄭之少儀注今各采其要語參以他書畧著𢷬與九𢷬之形并其所用以呈於左右按許氏說文以𢷬為手至地（今本手作首誤）从手𣋡（𣋡音忽徐鍇曰𣋡進趨之疾也故拜从之）字亦作拜引揚雄說从

兩手下是以兩手下至地為拜也又以廾為竦手（廾居竦切）引揚雄說从兩手是以兩手竦為廾也又以跪為拜是跪亦拜中之一節則凡所謂拜者必屈膝齊跪廾兩手而下地明矣尚書所謂拜手禮記所謂手拜皆此拜也吉禮廾尚左凶禮廾尚右（按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拱與廾同義又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云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形謂君賜吉禮則凶禮當以右手按左手）九拜者即此拜之或高或下而別異其名也稽首頓首皆下首至手（禮書稽首首至手句今本手誤作地）稽首則留止於手頓首

則至手即舉也空首近手而不至手首與手相離也荀子云平衡曰拜楊倞注云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夫稽顙至地則稽首不至地而頓首亦可知矣半農禮說云說文䭫與頓皆言下首不言至地則稽首頓首皆頭至手而已平衡即空首乃拜之常故得專拜名也振動戰栗而變動亦稽首也吉拜所謂拜而後稽顙先為頓首或平衡拜乃開其手而引顙䪿地以起而立也凶拜所謂稽顙而後拜先杖而開手下地稽顙其間乃舍杖為平衡或頓首拜仍開手

執杖以起也喪服小記云杖拜送賓奇拜一拜也亦空首褒讀如報報拜再拜也亦稽首肅訓恭肅拜者亦屈膝拱手下地而但低頭以婦人首飾盛多或懷孕難下其首故為此拜也九拜以低頭為恭明空首為益恭而稽首頓首為恭之甚殆即最輕者以見重與稽首王拜天臣拜君用之拜天稽首以臣拜君例推也賈釋振動所引二書亦可證頓首諸侯相見大夫之臣及凡平敵者用之空首亦平敵者用之以平衡為拜之常知之君答臣拜用空首加敬亦稽首也振動王於天臣於

君其受命及請罪用之定字謂君於臣亦有用之者若晉靈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是也吉拜齊衰不杖以下拜賔用之云吉者對凶拜為輕也凶拜三年服拜賔用之奇拜君答臣拜及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用之再拜則拜天拜君拜神與尸用之拜君再見周書康王之誥拜天再見賈釋所引書肅拜婦人拜君賜為尸坐及凡吉禮用之凡所呈皆舊說之可從者也愚每慨世之人或以拜手為揖以長揖為拜以肅拜為長揖而稽首與稽顙吉拜與

凶拜拜稽顙之先後皆莫之辨至稽首而用諸喪刺肅拜而用諸丈夫之簡牘婦人立屈膝而不跪亦且以為當然乃吾兄獨求析古義而適從之豈非志之髙而識之卓顧弟之所學猶人耳雖有論列其果能折舊說之中邪惟望審觀熟思并質諸松崖而相與定其得失焉

果堂集卷四